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 1814

21 February 1975

CHINESE

第一八一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黄华先生

(中国)

出席：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哥斯达黎加

德尔·卡斯蒂略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伊拉克

扎哈维先生

意大利

普拉雅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毛里塔尼亚

凯恩先生

瑞典

里德贝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布布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肖费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盼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下午四时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的局势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七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1625)

主席：按照安理会在第一八一三次会议的决定，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建议邀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塞浦路斯代表克莱里季斯先生，土耳其代表奥尔查伊先生和希腊代表卡拉扬尼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要作一个声明，我现在请他发言。

秘书长：安理会已经收到我提出的有关塞浦路斯最近事件的特别报告，该报告载于第S/11624号文件中，它特别谈到克莱里季斯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之间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实质的谈判和导致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土族塞人领导人的声明的事态发展。

安理会的理事国都知道，在二月十九日，即上星期三，我有机会在安卡拉和雅典与土耳其和希腊领袖讨论塞浦路斯最近的局势。

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要得到两国政府对目前事态的意见的直接印象，并审查如何

打破目前的僵局，逐步达成和平而永久的解决的途径。我特别利用这个机会讨论采用新办法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和要使这种新办法有成功的希望所需要的条件。不必说，塞浦路斯政府和该岛两族的立场是我在安卡拉和雅典从事会谈时首先考虑的。

两国的领袖将他们对塞浦路斯当前局势的意见给我们作了全面的说明，他们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的代表们也已经就这些意见向各理事国作了充分报告。因此我在这次发言中将仅仅讨论我自己的一般性结论。

首先我要强调，如果不能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决议所赞同的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中所规定的准则就解决塞浦路斯的局势取得任何进展，该岛的局势就构成对东地中海的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塞浦路斯人民的痛苦只会加深局势的严重性。因此，尽一切努力保证作出真正而适时的进展以求达成永久的解决是安理会和直接有关各方的责任。

让我在此十分坦白地说，在最近几天我所得到的主要印象是有关各方和全世界都期望联合国能够并应该担负它对于这件事的责任。的确，塞浦路斯问题是对本组织的效能和可靠性的一项严重考验。当然，怎样才能最妥善地处理现在的局势，重新获得达成和平解决的动力和决定达成这些目的所需要的程序是要由安理会来决定的。不用说，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象以往一样，随时准备进行斡旋，协助有关各方和安理会共同努力。

安理会的理事国都知道，我很重视两族的谈判者，克莱里季斯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之间的谈判。这项谈判是去年八月我访问塞浦路斯时开始的，首先讨论人道的问题，后来也讨论政治问题。由于在我的报告中所描述的最近事态的发展，这些谈判现在已经终止了。这些事态的发展已经造成一个新的紧张局势，因为现在有一个真空状态，很容易使再度爆发的暴乱乘虚而入。

我仍然相信在我的特别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克莱里季斯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之间的谈判，能够提供进展的基础，虽然我充分认识到需要一个新的办法来进行谈判。

这种新办法的成功必定要依赖创造和维持所有有关方面都准备同意参加的条件。在安卡拉和雅典谈判时，我曾经相当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并提出一些可能恢复谈判的新办法。

安理会各理事国都知道，有关各方之间对于实质问题仍有很大的歧见，这些歧见反映在对于程序问题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很显然地，如果要有任何进展，保持伸缩性和愿意让步及避免单方面的行动都是最重要的。在我最近的谈判中，我已尽力敦促所有有关各方务必采取这种态度，并提出可能为认真的谈判创造良好气氛的途径。抱着同样的目的，我曾对两国的领袖转达另外一方给我的主要意见，希望至少能够减少他们之间的一些歧见。

尽管他们之间有基本的歧见，我相信两国都希望找到和平解决他们个别的困难的方法，它们都很清楚地认识到不这样做便有危险，这种危险并不仅限于塞浦路斯。我不需要在此强调塞浦路斯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相信塞浦路斯的领袖和人民都有和平解决共同愿望。这就是我们必须据有的基础。如果我们要避免更大的悲剧和灾难，便迫切需要和平解决，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我认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最佳途径是有关各方重新诚恳地努力，充分而迅速地执行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决议，并寻找途径在双方同意的新基础上恢复谈判，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很显然的，任何一种解决办法，都必须根据大会决议的规定，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

我认为在现阶段我不宜涉及太多的细节。我仅愿意再强调，尽快创造条件，以便进行谋求解决办法的有意义的谈判是非常重要的。我热切希望安理会的审议将有助于达成这个目标。

主席：我现在请希腊代表发言。

卡拉扬尼斯先生(希腊)：秘书长刚自疲倦的长途旅行归来，为了在此和我们参加这项议程的讨论，他不得不缩短行程。我要为此谢谢他，并表示我

国政府的谢意。在他的旅途中，秘书长在雅典停留了一个晚上。我们一向非常高兴在雅典接待他，这次我们有特别的理由大大地感谢他对塞浦路斯问题所作的努力。

既然我被邀请发言，并且为了不再占用安理会另外的时间，我要提及苏联代表昨天的发言。马立克大使在他的发言中提到我国外交部长在上届大会上有关希腊对希、塞统一问题的立场的讲话。关于这一点我认为苏联代表是暗示如果可能他愿意再听取有关这个立场的说明。我毫无困难地重申我国政府的立场是反对希、塞统一的，它也反对塞浦路斯分治。

主席： 我现在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克莱里季斯先生（塞浦路斯）：我觉得必须要求发言，以便纠正切里克先生的一些不正确的声明，我相信关于许多事实切里克先生并没有得到正确的简报。在谈到那一部分之前，我要先评论切里克先生所说的话，他说在这里的塞浦路斯代表团不能代表塞浦路斯，而这就是他被容许发言的理由。我要提醒各位代表，切里克先生是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允许发言的，这条规定给予应安全理事会邀请的任何人发言的权利，远在塞浦路斯问题发生之前就有这条规定了。

切里克先生立即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必须把这件事提交安全理事会。然后他对于塞浦路斯政府把这件事提交安全理事会的用意作了一个最不正确的描述。我将回答切里克先生为什么必须把这件事提交安理会的问题，虽然我在上次的发言中已经很详细地回答了。

关于为什么必须把这件事提交安全理事会的理由，第一是因为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或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没有得到执行。切里克先生在他昨天的发言中所提出的唯一事实是他坦白承认，实际上这些决议都没有执行，我感谢他这样的坦白。他对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解释是，在塞浦路斯问题已经达成和平解决之后，才打算使土耳其军队从塞浦路斯撤退，并使难民回到原居住地。我不同意这种解释，但是我认为安全理事会比我更有资格确定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在论及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时，是不是认为外国占领军队应该留在塞浦路斯，直到塞浦路斯的问题找到解决方法的时候为止。

切里克先生说如果土耳其军队撤出塞浦路斯，土族塞人将没有安全。我在昨天的发言中说，在七月的第一次入侵建立了桥头堡以后和远在第二次入侵塞浦路斯之前，我曾经提议联合国部队在视需要情况加以扩充后，就能够担负保护土族塞人的工作，并提议所有政府的军队都从土族塞人居住的地区撤出。我很高兴秘书长在

此参加会议，因为我将提到我和他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的谈话。我不仅说了上述的话，而且当我听到因为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只有来自非回教国家的军队，如果我接受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应包括来自回教国家的特遣队以及土族塞人居住地区应置于塞浦路斯的回教特遣队保护之下等项原则的话，就可能有所帮助时，我立即给予肯定的答复，而且我说因为我们是一个不结盟的国家，因为我们相信不结盟，所以我们很希望看到来自不结盟国家——回教、非洲、亚洲国家——的特遣队加入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但是该项提议没有被接受，并且在第二次会议失败后，土耳其军队立即进攻并占领了共和国百分之四十的领土，而且蹂躏该地区，驱逐其希腊居民，掠夺和毁坏他们的财产。这就是土耳其人方面和土耳其政府所宣称的挽救塞浦路斯的独立的一项维持和平的行动。

我现在声明，我愿意并且提议，如果土耳其军队撤出塞浦路斯，我就解散国民警卫队，并将它的武器转交给已扩大的维持和平部队，我也同意增加来自回教和其他国家的不结盟国家的特遣队，来扩充维持和平部队，同时为了自由地——而非在枪尖下——达成解决办法，在塞浦路斯开始认真的谈判，或在塞浦路斯继续两族间的谈判。

切里克先生指控在一九六三年我们曾经驱逐政府中的土耳其成员。这远非事实。一九六三年有很遗憾的两族间的暴动。由于那次暴动，政府中的土耳其成员，包括当时的副总统库楚克先生离开了政府。库楚克先生自己公然宣布他已不再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副总统，而是土族塞人社区及其政府的总统。因此很清楚的，副总统库楚克先生和他的各部部长并不是被塞浦路斯政府驱逐出去的。

此外，切里克先生还指控下议院的希族塞人议员驱逐了土族议员，并且定下了他们不能接受的回到议会的条件，因为预计他们不会遵守一九六〇年宪法。事实是下议院的土族议员是在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下离开下议院的。在战斗停止而维持和平部队建立之后，我以下议院议长的身分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邀请土族议员当着维持和平部队指挥官已故提马亚将军的面出席一项会议，在该会议中达成下列办

法。 第一，为了安全，土族议员将由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护送到下议院。 第二，当他们在下议院时，我和下议院的希族议员要负完全责任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他们。 第三，我对土族议员解释只要当时的副总统库楚克先生坚持他不是共和国副总统的立场，我就不会按照一九六〇年宪法的规定，将下议院所制订的任何法律送给他颁布，因为我不能接受下议院的法律由一个已经放弃共和国副总统职位的人来颁布。

这些都是事实，为了证明这都是事实，现在我要说明，并请大家注意，自一九六三年以来，尽管下议院一再选举，我们一直保留着土族塞人留下来的席位，而且没有采取单方面的行动选举希族塞人来填补这些空缺。 这就是实际的情况。

切里克先生还提出异议说，即使在此刻，塞浦路斯政府也没有土族塞人。 我很高兴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正在这个会议室内，如果我说的不符合事实他可以纠正我。

当桑普森政府被迫辞职后，我立即要求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和普雷姆·钱德将军陪我到登克塔什先生的家去，他们很好意地这样作了，当时战斗仍然在尼科西亚地区继续进行。

我访问的目的是什么？ 当着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和普雷姆·钱德将军的面，我会见了登克塔什先生——当时我是共和国的代理总统，我向他提出下列的建议：我们应该共同组织一个政府，根据一九六〇年宪法的规定，政府由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组成，分别担任各部部长。我必须坦白说，登克塔什先生对我的提议表示有兴趣，但是当时他告诉我，关于这件事他必须与土耳其协商。 他告诉我他翌晨就要坐直升机飞往土耳其，他回来后会给我答复。 他回来之后我的确得到答复：我的提议在当时是不可能实行的。

如此说来，切里克先生有什么理由抱怨塞浦路斯政府中没有土族成员呢？ 事实是我们提出的建议没有被接受，而且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提议还没有到实行的时候。

切里克先生想要说服我们：土族塞人是塞浦路斯独立的共同创建者，并且事实

上现在他们是独立的保卫者。

一九五五年塞浦路斯人民的斗争，即众所周知的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的斗争是为了取得塞浦路斯独立和希塞统一而进行的斗争，这是事实，我不想加以否认，因为我不想在安全理事会面前作任何不正确的声明。当时土族的立场是要维持殖民地的地位，或者，如果英国人要离开，塞浦路斯必须分治，这也是切里克先生不能否认的事实。所以我不明白我们与希腊统一的立场，和他们的分治立场，或最好的另一选择——维持殖民统治的立场——之间有何差异。

有人说土族人方面正在保卫共和国的独立和不结盟的地位。如果我说土族人方面从来不赞成不结盟，我认为我并没有歪曲事实。的确，我只要提及在大主教以塞浦路斯共和国的身分决定参加在贝尔格雷德举行的第一次不结盟国家会议时，当时共和国副总统库楚克先生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就可以断定那就是土族人的立场。库楚克先生威胁着要使用他对外交政策的否决权来阻止塞浦路斯参加不结盟国家集团，而他的确使用了他的否决权。

关于切里克先生所称土族人是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保卫者，请让我提提重要的土耳其政治家在担任土耳其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或总理职位时所发表的一些声明。

远在一九五五年以前，当时土耳其的外交部长，已故的左尔鲁先生——很不幸他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和九月在伦敦召开的东地中海和塞浦路斯问题三国会议上毫不掩饰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要求。一位前任部长凯末尔·沙提尔先生在一九六四年的公开声明说：“塞浦路斯将被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将与土耳其合并”。一九六四年六月，当时土耳其的外交部长艾尔金先生在新闻访问中对此加以明白的详细说明，他说：“根本解决的方法是把塞浦路斯的一部分割让给希腊，而把最靠近土耳其亚洲海岸的部分割让给土耳其”。几乎不到三个月以后，于一九六四年九月八日，土耳其前任总理已故的伊斯梅特·安诺鲁对土耳其国会演说提到那一年的日内瓦谈判时说了下面的话：“我们正式地促进联邦

的观念，而非分割的论调，以便符合条约的规定”。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土耳其总理——仍然是伊斯梅特·安诺鲁——发表了一个秘密文件，其中提出了土耳其的分割主义的计划，即众所周知的阿提拉计划，我们知道该计划现已实施了。

如果保证执行分治政策的土耳其或土族塞人是塞浦路斯的独立或不结盟政策的保卫者，那是很奇怪的，因为这种分治政策是将塞浦路斯的一部分变成希腊的领土，另外一部分变成土耳其的领土。

现在我要简单地说一说切里克先生提到的几件小事。在这么做之前，我要重申我昨天说过的话：我到这儿来的目的既不是要分派罪责也不是要从安理会正在审议而且必须继续由安理 审议的主要问题上升外生枝；这个问题就是土耳其不执行第 3212 (XXIX) 号决议的问题。昨天我说过我不会脱离这个问题。尽管切里克先生想要使我脱离正题，我仍然要坚持我原来的说法，就是：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简短的答复切里克先生，我要简短答复他既不是因为缺少事实证明也不是因为缺少充分的理由，而是因为我使安理会继续审议这个重大问题——也就是第 3212 (XXIX) 号决议到底有没有执行，还是需要新的程序的问题。

在这里我要补充说明，昨天我说塞浦路斯的局势恶化了，第 3212 (XXIX) 号决议并没有执行，而且我们需要新的程序，这几点在秘书长今天的发言中都得到证实。

切里克先生在提到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最近的一篇声明时说，大主教公开声明他不愿降低斗争的标准。断章取义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了。他略过了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声明的头一部分，那部分说我们不接受既成事实，也不同意在枪尖下的解决办法，并且说我们不会降低标准而要继续奋斗直到能够自由地达成解决办法。

切里克先生抱怨全国委员会的成立，他认为这是希族塞人沙文爱国主义的又一表现。这个委员会是成立了，依据职权我是它的一个成员，塞浦路斯各政党的政治领袖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我必须指出所有应邀参加的人都有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职责，也就是：我们接受独立，我们接受不结盟，我们接受以联邦制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我们也接受两族联邦。这是对切里克先生指控我们只想把土族当成少数民族来对待的又一答复。

提议让塞浦路斯百分之十八的人口成为一个民族社区，让他们参加联邦制度的政府，给他们北部的主要是土族人的大块地区，由他们来管理，还给他们别的地区——我请问，少数民族曾经被这样对待过吗？还是我们已经超过这一点更进一步，不再考虑土族少数民族的实际人口——他们只占塞浦路斯人口的百分之十八——而

为了我们地区的和睦、和平、安全和稳定进而提议给予这百分之十八的少数民族以远超过他们所应得的？

切里克先生指责我不诚实，说我没有透露我与雅典的接触。每次我与雅典接触后都发表公开声明，我也不反对登克塔什先生与安卡拉接触。我认为这跟我同希腊政府接触一样都是很自然的。我认为不自然的也绝不容许的是希腊命令我接受一种解决办法，或是指挥我如何处理每一件事——土族一方就是这么做的。我可以举出一些不只是我的话，也有其他独立人士的话可以证明的例子。

登克塔什先生和我自己之间，就释放所有战俘达成了一项协定，这个协定已经缔结了并正在执行，突然协定的执行停顿了。登克塔什先生感到很窘，因为当我在有秘书长的代表在场的塞浦路斯会谈上问他这件事的时候，他说他想要遵守与我达成的协定，但与安卡拉之间有困难，他要试图与安卡拉澄清这件事。结果他花了整整一个月才澄清这件事。

切里克先生还提到一件事，也提的不正确：他提到的所谓“事实”说，自从我们在塞浦路斯就塞浦路斯问题的实质开始两族间会谈以来，议程的优先顺序如下：第一，机场；第二，海港；第三，讨论联邦国家联邦政府的权力和职掌。我没有拟订这个议程；议程一向是秘书长的代表，韦克曼—穆尼奥斯先生拟定的。这些议程有许多复制本。这份议程是登克塔什先生和我同意的，讨论的顺序如下：首先，是中央政府的权力和职掌；其次，是机场；在稍后阶段，还加上海港。所以他的话是完全错误的。没有讨论权力和职掌问题的原因是登克塔什先生屡次拒绝讨论这些问题，声称他没有准备好进行这种讨论。因此，我们讨论了象机场一类的其他问题，在这里我要说说土族对甚至是暂时开放机场问题所持的立场。

土族的立场是：首先，它不要机场在联合国控制或监督下作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机场应该由三个保证国，或至少——如登什塔克先生所说——由两个保证国，希腊和土耳其来控制 and 监督。然后他又建议说，机场应有两个管理人，一个希族塞人和一个土族塞人，并且应设立一个两族有同等代表权的委员会；委员会的任何决定——虽然有同等代表权——仍须由两个管理人（一个希族塞人和一个

土族塞人)批准,如有不同意见则应提交保证国来决定。此外,他们要求机场建筑物的入口交由保证国控制。必须设立两个分开的入口,一个通往希族地区,一个通往土族地区,分别由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控制。而且,好象这样还不够,关于飞行情报区——导引飞机飞向机场,协助起飞和着陆的系统——还有最奇特的建议。

那项建议真正显示出局势的真象。飞行情报区将由两人管理,一个希族人,一个土族人。如果飞机在希族人控制的拉尔纳卡机场着陆,则由飞行情报区的希族工作人员处理。如果飞机在军方于土耳其部队控制地区设立的土族机场着陆,则由土族成员处理。如果有国际飞机在机场着陆,则由联合工作人员处理;假如意见不同时,则必须让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而请保证国告诉我们如何处理。

这就是我不得不反对的提议。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如果对飞行情报区的工作没有足够的土族塞人专家的话,我们不能用希族塞人而应让若干土耳其专家到我们的机场来工作。这就是非常认真地向我提出、期待我接受的建议。

但是这个提议并不是韦克曼—穆尼奥斯先生提交给我们的原来的四个原则之一,而这些原则是登克塔什先生和我——我当他的面说——都接受的谈判的基础。在登克塔什先生要求暂时停止进一步讨论这件事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而他所以提出这项要求是因为——照他告诉我们的——他正在等待从土耳其来的专家就这个问题向他提供意见。

在他的专家到达后,他在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了我刚刚向安理会解释过的这个提议。的确,后来,登克塔什先生说,虽然他不接受由联合国监督机场,但他准备同意从国外聘请一位管理人——既非希腊人,也非土耳其人或英国人,但是这个管理人也必须保证在国监督下工作。我又拒绝了这个建议。

但是使我惊讶的是,当秘书长的建议说,在找到解决办法之前,至少必须做一些准备工作,象搜寻机场内的爆炸物,清除瓦砾,修理机场的电力系统和跑道等

——这是我很欢迎而且立即接受的建议——，登克塔什先生却说“我不能答复。我必须先请示”。在请示（切里克先生或别的人）之后，他回来说：“不，我不同意”。我并不想答复切里克先生所说的每一点，但是，尽管我想要说的简短，有一点是我不能不答复的。就是他在本会议厅中当着联合国这么多专家的面说，已经让13,000希族塞人难民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家园。

这是虚构的幻想。真实情况如下：当土耳其部队逼近阿蒂埃努的时候，希族塞人逃离了这个小镇。然后就是事实上的停火。联合国在这个小镇或村庄同土耳其部队之间设置了哨所。居民受到鼓励，回返了家园。阿蒂埃努是在政府控制的地区内。

土族的宽大之处就在他们说：“是的，这些人是在你们的地区，但是他们在我们大炮的射程内。因为我们没有开火，所以是我们让你们回返家园的”。这就是所谓使14,000希族塞人回返家园问题的真象。事实上不是13,000人，而只是一个小镇的5,000居民，这个小镇因为事实的停火，因为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慷慨，在土耳其阵线与这个村庄之间设立了哨所，而没有受到掠夺的灾难。如果说我们回返家园——我必须说我是很感激的——那是因为土耳其人没有开火。如果根据这种说法，任何在他们炮火射程内的地方就是真正在他们控制之下，那么，我们应当撤出整个尼科西亚市。我们甚至应当撤出整个塞浦路斯，因为塞浦路斯是一个小岛，大口径的炮几乎可以轻易地从一端击中另一端的目标。

现在我要就切里克先生质问我们为什么要说到失踪的希族塞人，以及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人没有在政变中被杀的问题，说几句非说不可的话。我的答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哪些人在政变中被杀，因为他们是在战斗中被杀的。在他们附近有其他的人。我们有这些人对情况的说明。我们要找的是那些没有在政变中被杀，经明确证实已被土族方面逮捕或俘虏，从此便找不到的人。

我只想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如下。阿查纳这个小村里有一百四十个人，大多数是老人或小孩，都不是军人，他们或者太老或者太小而不能当兵，这些人被土耳其部队强迫迁移，带到巴夫里德斯的尼科西亚车库去，那里是监禁俘虏的中心。

这件事可以用不容置辩的证据证实。有人在那里看到他们。红十字会甚至有他们某些人的姓名。

有一天早晨土耳其人开来了卡车，叫出了四十个人。那些被叫出的人被带到地点不明的地方去了，土族方面始终没有说明他们的下落。

我还要再举一个小例子。在亚卢萨村，有十三个人被逮捕了。登克塔什先生承认他们被捕的这件事，并且还有其他的独立的证据。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在那个地方渡假的希族塞人法官。他们被土耳其警察从那里押送到附近的土族村庄。到那里为止，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在土耳其人手中。但是现在，当我问起他们的时候，得到的答复是：“他们不在我们手里”。

然后，我要提到一件最悲惨、最引人慨叹的事件——如果说它是事件没错的话。有一个希族塞人家庭——也就是说，父亲、母亲和三个女儿，有一个结了婚，手里抱着十二个月大的婴儿——遭受了残酷无情的射击。小孩死了；母亲由于脊椎受伤而终身残废。虽然一个女儿和其他两个伤者之一在土耳其军医院中住了几个月却从来没有人把她们的名字告诉我们。我必须在这里坦白地说，我感谢登克塔什先生，他找到了她们并且至少把这位残废的年轻妇女送回，目前她在国外的医院接受治疗。

最后，还要提到的事件是，有一个男孩象许多其他的男孩那样失踪了，我们最近获悉他住在土族医院里。

土族方面是否如实宣布所有俘虏的人数而不只是宣布它已释放的那些俘虏的人数——由于他们所俘虏和所释放的人数有很大的出入——可以由另一项事实来确定。我曾经收到这样的情报：在靠近登克塔什先生的办公室的警察局里有五个未经宣布的俘虏——希族塞人。我立刻打电话给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并由他陪同到登克塔什先生的办公室去。我给了他这项情报，然后他就到土族的警察局去。虽然红十字会人员屡次访问过这个警察局，却不曾发现有关人员的踪迹——因为红十字会人员不能自由行动。它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前预先通知，这些人员就在这四十八小时

内被移开了，他们终于在被俘几个月后被发现并转交给我。

我所追寻的正是这种失踪人员；我要求给予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行动自由正是为了这种失踪人员。

现在，切里克先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委员会到那儿去确定现实情况，真正的事实。他说我们正致力于——好象我们正犯罪似地——把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切里克先生的发言大意是说土族方面是天使，而我们是恶魔。如果我们是恶魔，为什么他会反对由安全理事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到那儿去确定事实真相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呢？他们不容许红十字会人员自由行动是想隐瞒些什么呢？我们是容许它在我们这方自由行动的。为什么他们不容许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享有和我们这方所给的同样的行动自由呢？

这些问题只能导致一个结论——就是说不怕白昼的亮光，赞成调查委员会的人是没有需要什么隐瞒的，而企图反对它的人就有许多要隐藏的了。

我现在要简单地说一说切里克先生的论点。他指控我们，说我们要把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难道我们不相信联合国吗？难道我们不相信安全理事会吗？为什么把塞浦路斯问题提到这个世界组织使它国际化会是触怒切里克或触犯土族的罪行呢？为什么有人要反对到安全理事会来，好让它知道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还没有执行，因此需要由调查委员会到那儿去，亲自看看这项决议究竟执行了没有？——是谁执行了它？是谁没有执行它？

我们最后要问，为什么切里克先生要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未获执行的情况下继续在塞浦路斯举行会谈呢？我认为理由很清楚。这是因为在土族部队占有本共和国百分之四十的领土的情况下，他和土族方面就能够创造既成事实以期事先决定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最后结果再说，土族方面能不能经得起让调查委员会到塞浦路斯视察呢？我说，不，它是经受不了的，因为一旦安全理事会的客观调查无可怀疑地确定说，在塞浦路斯的这种维持和平行动——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这种

维持和平的部队——已经劫夺了20万座民房，甚至不曾尊重各国大使在塞浦路斯的避暑别墅时，那么，土族所呈现给世界的、说它从事的是维持和平行动的形象就会马上被拆穿。我很高兴，在安全理事会的这个会议上有这么多的代表们所代表的国家在塞浦路斯派有大使。我请他们打个电报给他们驻塞浦路斯的使馆，问问他们在凯里尼亚的住所被劫了没有？当然土族方面经不起客观的调查，因为客观的调查将确定，不仅20万希族塞人流为难民，他们的财产也被维持和平行动的部队非法夺取——没有其他的字眼足以形容——而且给了土族塞人。不仅是他们的房子，就连他们的工作场所、商店、办公厅、病院——一切东西都被抢走了。事实上，这种调查委员会一定能够确定塞浦路斯遭劫的事实。

我一向致力于塞浦路斯的独立、领土完整、不结盟和塞浦路斯岛上的和平共处原则。不仅因为那是塞浦路斯能够赖以生存的唯一方式，另有一个原因是，我想到塞浦路斯的进一步紧张局势对于东地中海和事实上对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和平有很大的危险，因此认为迫切需要由安全理事会采取步骤以便早日谋求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办法，找出一个自由谈判、自由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不认为我们的职责只与塞浦路斯有关；它还与世界和平有关。

最后，请容我指出，即使在我国——我国包括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正在经历的这段悲惨时期内，我也愿意伸出我的手并握着切里克先生的手说：“让我们不用枪尖外交、不用占领军队，让维持和平部队来保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吧——撤除希土特遣队、撤除军队、消除外国干涉，而让我们真正的塞浦路斯人来找出能够促成和谐、繁荣、和平和我国土族同胞与希族同胞之间合作的那种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吧”。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土耳其代表，现在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我在看到希腊代表要求发言之后要求发言，为的是

作一次不会比他的发言更长的发言。由于希腊人又作了一次发言，我现在的发言将只比原定的稍长。希族塞人代表克莱里季斯先生再度表现出离奇的言行不符。从昨天起，他坚决主张不横生枝节、分派罪责，然后作了两次值得注意的发言，昨天一次，今天一次，一味刻毒的攻讦土耳其和刚才他结束发言时热络地称为同胞的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其自相矛盾，有至于此。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要坚持我国代表团的政策，那只答复我们承认其合法性的政府的代表。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能够这样说：我能逐字复诵我的希腊同事在一个月前所说的话，甚至那些为答复苏联代表所说的话。但那是当我有机会就实质问题发言时必须讨论到的事情。

我要让这些话列入记录，即我国政府最重视秘书长在本周内为帮助有关各方处理塞浦路斯问题所再度进行的极其宝贵的努力。我国政府认为他的访问安卡拉之行是最有收获的，我愿为此公开谢谢他。

克莱里季斯先生在答复塞浦路斯共和国土族塞人联合邦代表切里克先生昨天的发言时所透露的关于许多问题的不列入记录的、列入记录的、秘密的、机密的、私下的和公开的多次谈话，无疑应由切里克先生来答复。当时问到来时，主席先生，我希望你能给他一个答复的机会。

我曾经希望安全理事会处理一些较高尚的问题，而不是闲谈式的发言。不幸的是，克莱里季斯先生在这里的表现并不曾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改变希族塞人方面在安全理事会进行辩论的方式。我是第一个为它感到遗憾的人。尽管有这一切挑衅，而且听说在这些日子里还不幸地发展成希腊报刊上鼓吹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粗野的反土族宣传，可是我国代表团还要继续以全力维持在这个议事厅内从事辩论的尊严风格。我希望能够维持这种立场，直到这一系列的安全理事会会议结束。

主席：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克莱里季斯先生（塞浦路斯）：我不曾想要、现在也不想答复奥尔查伊先生的批评。不过，我要告诉他，如果他觉得难于答复我是因为他不愿意承认我是塞浦路斯政府在这里的代表，那末，我会很高兴，因为我不想阻止任何人答复我，只要他能够把我当成一个个人来答复我的问题。这可以有助于这个问题，奥尔查伊先生可以答复我所提出的实质问题——不是如他所说的闲话——而不会因为对我承认或不承认这个问题而受到任何妨碍。

主席：名单上已经没有其他要求发言的人了，因此，我要宣布散会。经过同安理会各成员的协商，周末准备留给各成员会外协商。下次会议将在二十四日——也就是星期一——下午三时举行。

下午五时二十分散会